

岷山诡域

胡诺皋 著



一块玉琮引发的介于神话和现实的传说……
一个与异国『盗墓者』共同发现的风水绝局……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岷山诡域

胡诺皋◎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岷山诡域 / 胡诺皋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43-0067-3

I. ①岷…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5790号

作 者 胡诺皋
选题策划 中文在线 郜宇辉
责任编辑 张红红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067-3
定 价 2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写在前面的话

考古这门学科，是一门关于探索、发现的学科，所以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从事考古研究的人并不像其他学者那样坐在书房里，写写画画，就能功成名就的。他们要面对的学术场所，往往需要深入深山密林、荒坟野冢，有时甚至要到大漠戈壁或者湖海大江之中，这种工作没有想象中的浪漫和刺激，也不像外人认为的那样可以一夜成名。其实，伴随着他们的只有艰苦的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条件，甚至于不可想象的突如其来的危险和未知。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热爱这门学科的人才能最终坚持下来，并一直在这条路上蹒跚前行。而我，最终坚持了下来，因为我喜欢这种生活，一种在不断探索中的生活，同时，更因为一个人，一个影响了我人生的人。

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于野外考古保持如此大的热情，是因为我的血液当中似乎融入了一种对于破解未知的极度渴望。老师他老人家说过，这种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欲望，是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前提，当然这也是有度，无论什么事情，到了痴迷的程度，一旦走火入魔就会适得其反。

对于这个问题，我追问过多次，保持对于尚未破解课题的极度热情为什么会走火入魔？老师却从未正面回答过我，似乎有什么苦衷。

我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快八十岁了，当时是学校里的一个讲座，老师是我们系的客座教授。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间的学者风范彻底将我折服，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老师被我的热情所动，正式承认了我们的嫡传师生关系。

从熟识老师的人口中得知，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个风风火火的人，能力很强，

做事情特立独行，和我一样喜欢钻牛角尖，对于未知的事物极度好奇，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但是，考古是一门遗憾的学科，当你在揭开一个谜团的时候，才会发现，前一个谜团的答案，似乎又是无数个谜团的谜面。所以，学科的特点和个人性格之间的矛盾，就注定了老师在这条寻找真相的路上会走得异常艰难。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老师却忽然锋芒尽褪，变成了一个相当低调的人，而且做事也不像从前一般雷厉风行。虽然周围的人都很奇怪，可其中的原因却无人知晓，我们做学生的虽然没有亲眼见到老师的性格突变，但也都对这件事情非常好奇。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尽管大家不明就理，但是却逐渐接受了一个和蔼、亲切、中庸的老师，反而忽略了让老师转变的原因。而我却永远难以忘记老师临终之前看着我的犹豫的眼神，似乎是一种考虑良久的欲言又止。

老师最终也没有给我答案，只是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道：“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考古是一门充满魅力的学科，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虽然是在用科学来还原历史，然而却依然要对古人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很多事情是用目前的科学难以解释的。”

老师顿了顿，接着说道：“凡事都要有个度，特别是要控制好自己的好奇心，虽然是做学问，但是切不可贪心太多，切记，切记。”

然而，人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好奇心就会慢慢膨胀为贪心。

故事就要从一件奇事说起……

写在前面的话 / 001

第一章 老宅密龕 / 001

第二章 玉琮谜文 / 005

第三章 迷雾 / 010

第四章 黑夜的魅影 / 016

第五章 奇怪的文身 / 021

第六章 古老的神秘组织 / 026

第七章 祭祀坑 / 031

第八章 往事 / 035

第九章 秘术 / 039

第十章 阴谋 / 045

第十一章 逃亡 / 049

第十二章 邪坟 / 053

第十三章 风水绝局 / 057

第十四章 老村长的隐情 / 061

第十五章 夜探邪坟 / 064

第十六章 不速之客 / 068

第十七章 谁在说谎 / 072

第十八章 隐情 / 077

第十九章 为了忘却的记录——人殉 / 081

第二十章 为了忘却的记录——怪洞 / 088

岷山诡域

目录

- 第二十一章 为了忘却的记录——秘境 / 092
- 第二十二章 为了忘却的记录——皮蛹 / 097
- 第二十三章 为了忘却的记录——生死之间 / 102
- 第二十四章 意料之外 / 107
- 第二十五章 会审 / 113
- 第二十六章 从《对话录》说起 / 117
- 第二十七章 老村长失踪 / 121
- 第二十八章 进山 (1) / 125
- 第二十九章 进山 (2) / 129
- 第三十章 塌方 / 133
- 第三十一章 探洞 / 136
- 第三十二章 岩画中的秘密 / 141
- 第三十三章 阴风岭 / 146
- 第三十四章 重逢 / 150
- 第三十五章 消失的大湖 / 155
- 第三十六章 凹地 / 159
- 第三十七章 上古水利工程 / 164
- 第三十八章 失落的大殿 (1) / 169
- 第三十九章 失落的大殿 (2) / 174
- 第四十章 浮雕墙 / 179
- 第四十一章 水面之下 / 183

第四十二章 太阳神鸟的来历	/ 188
第四十三章 极限运动	/ 192
第四十四章 隧道	/ 198
第四十五章 传说中的沙姆巴拉 (1)	/ 203
第四十六章 传说中的沙姆巴拉 (2)	/ 208
第四十七章 矿坑	/ 213
第四十八章 贝克的发现	/ 218
第四十九章 矿道惊魂	/ 222
第五十章 悬浮阶梯	/ 227
第五十一章 暗杀	/ 232
第五十二章 “无量玄铜”挂牌	/ 237
第五十三章 昏迷	/ 242
第五十四章 真相 (1) ——神秘人现身	/ 249
第五十五章 真相 (2) ——动机	/ 254
第五十六章 真相 (3) ——完美计划	/ 258
第五十七章 黄粱一梦	/ 263
第五十八章 后记	/ 270

第一章 老宅密龕

我是一个害怕嘈杂的人，所以考古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天生的职业，因为那个环境足够安静。但是眼前这个场面是我非常憊头的，我早上九点多就来了，等着看告示，就一直没有挤进去，眼前走马灯似的大娘大爷来了一波又一波，但人却一点也没有少。

这些人一边看还一边讨论着，有的说，自己从老辈上就在这条街上住，现在拆了真有些舍不得；有的说，拆了好，自己的房子太小，这次一拆迁至少可以补足四十三平米了；有个大爷说的话更实在，这回好了，住楼了，终于可以在屋里拉屎了。

我是昨天接到电话的，居委会和拆迁办都联系我，让我过来准备搬家腾房子，早先我已经签了协议，直接拿钱走人，而没有选择政府提供的安置房。这是一笔不少的钱，老师的老宅子是一个挺大的院落，先不说别的，单说院子里种的那几棵大树就能卖个好价钱。

老师无儿无女，是我和师弟给送的终，自从老师过世，这个院子就空着，也没人来住，师弟平时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最后拆迁的这些破事就落到了我头上。我和师弟商量，也别麻烦了，拿了补偿金，直接寄回老师四川老家，他那边还有几个穷亲戚，这些钱应该能够派上用场。

我点上一支烟，把空烟盒扔到一边，抬眼看了看人群，摇了摇头，决定还是先回院子里收拾一下。老师走了之后，院子已经收拾过一遍了，他生前有很多藏品，有一些是别人赠送的，很多人认为，好东西只有在懂得欣赏的

人手里才会发挥价值。其中还有一些是老师多年来收藏的，战争年代和动乱年代，很多珍品都卖不上价，听老师说，一些孤品珍品，都是他用几个馒头换来的。这些东西老师在临终的时候或者送人，或者委托我们捐赠给了国家。

现在院里放的基本都是一些破烂了，老师一生俭朴，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要么做了学问，要么搞了收藏，家里摆放、使用的这些家具，也都相当陈旧。所以老师过世之后，这些摆设谁也没动，就当破烂放到了老宅里，现在要交房，必须先把这些东西给处理掉，既然现在闲来无事，还不如先去整理一下这些东西。

自从老师过世，这老宅我基本没来过，一是怕触景生情；二是工作实在太忙，整天东奔西跑。虽然我毕业留了校，身份算是大学老师，但是却整天跟着考古队到处跑，一年在家的时间也就三四个月，所以当我摸出钥匙准备开大门锁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已经几年没回来了。

这老宅是个老式的四合院，按道理来说，像这种院子应该算是划归到需要保护的行列了，城市里这种比较整装的小院，也并不多见了。院子里面种了一棵梧桐，年岁也不小了，树干粗大，长时间没来，落叶铺了一地。

我挨个屋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了，对于剩下的这些破破烂烂也不用手下留情了，我直接从街上找了几个收破烂的，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了他们，让他们自己搬走。

收购废品的这几个人一看算是白捡的，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一时间干得热火朝天。我坐在院里的大石墩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收废品的往外搬东西。正抽着，就听到手机响，我摸出来一看，原来是我师弟，我接起电话，问道：“林勋，找我干吗？”

电话那头问道：“师兄，你干吗呢，听着周围乱七八糟的”，一听这话我就气不打一处来，骂道：“还不是老师老宅子拆迁的事情，让你小子来，你也不来，靠。”

师弟比我小两岁，是老师的关门弟子，人很机灵，但是总是不正干，我很纳闷像他这种沉不下心的人为什么喜欢考古。尽管这人天资聪慧，但仍然没有逃过我们专业的魔咒——搞学术，或者失业。师弟毫无例外的毕业就失业了，不过他从老师那里学了很多古玩鉴赏的学问，年纪轻轻，眼力却很深，

所以无奈之下干起了帮人长眼的行当，接触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人，所以平时也是神出鬼没的，这不今天赶巧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听得我一肚子气。

林勋听我没好气，急忙赔笑道：“师兄息怒，师兄息怒，是这么个事，今天在路上遇到狗子了，中午一块喝个酒，你也过来吧。”

狗子是个文物贩子，但是也算合法经营，为人很仗义，我们几个感情不错，我看了看那几个收废品的，对林勋说：“我可能还要等一会儿，这些家具都要自己清理，我正找了几个收废品的往外搬呢，挺慢，一时半会儿恐怕弄不完。”

林勋在电话里说：“那好，你尽快，我和狗子等着你”，说完挂上了电话。

我抬头看了看这些人，速度太慢，没办法，我也上吧。这会儿，这帮人正在想办法把老师卧室里的床挪出来，老师年纪大了，喜欢睡大床，所以他这个床贼沉，几个人费了半天力，才挪动了一点。我绕到床靠墙的一侧，对他们说：“来帮我搭把手，抓紧时间把东西都弄走，我一会儿还要去办别的事。”

说着，我蹲下，掰住床边，招呼他们一块用力，我猛一使劲，没注意后面，胳膊肘正好捣到墙上，一下发出“咚”的一声。虽然疼得我呲牙咧嘴，但是这个声音仍然让我心里一动，凭我多年来的经验，我完全可以肯定，墙后面是空的。

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老师在自己的大床后面弄一个夹壁墙是为什么？老师的卧室一般是不允许我们随便出入的，就算在他过世之后，我们也很少进入他的卧室。而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大床更是从来没有搬动过，那如此说来，师父造这个夹壁墙应该有挺长一段时间了。

我一下来了精神，和收废品的合力把床抬了出去，然后让他们先去忙别的，把大门的钥匙给了他们，我走的时候把门锁上，让他们自己找时间把东西搬走。

收废品的走后，我去旁边的土产杂货店买了一把小锤子和凿子，回到院里，把门闩插上，迫不及待地来到师父的卧房。

我蹲在夹壁墙边，用锤头轻轻地敲打着墙面，根据声音的不同，用碎砖块在墙上标出夹壁墙的范围。弄完之后，我发现，这个夹壁墙不大，也就跟一箱牛奶的大小差不多，我照着用红砖画出的范围，小心翼翼地用凿子凿着墙面。

我下手很轻，生怕里面藏着老师贵重的东西被我砸坏了，所以费了很长

时间才把墙面弄开。我打开窗户，让外面阳光照了进来，原来这是一个在墙面上弄出的像龛子一样的空间，不是很深，借着透进来的光线，我看到，里面用黄布裹着一件东西。

果不出所料，这里面确实藏着物件，可老师为什么要藏这么个东西，他有那么多值钱的玩意儿都送人了，单单留下这么一件，而且对我们兄弟也是守口如瓶，这到底是件什么东西？

我伸手把东西取了出来，这玩意儿尺寸不大，入手却挺重，感觉是石制的，打开黄布一看，原来里面包的是一只玉琮。

我很纳闷儿，玉琮虽然比较珍贵，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地藏在这里，老师以前手里的东西比这稀罕的有得是。

但是当我用手托起玉琮仔细端详的时候，才发现，老师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其道理的。

第二章 玉琮谜文

阳光打在玉面呈半透明状，玉料为青黄色，样式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很像，从样式和制作工艺来看年代也应该在 4000 年以上。起初我很奇怪，不错，这东西的确是件好玩艺儿，但是似乎不值得老师如此兴师动众，把墙凿个洞藏在里面，这确实有些说不通。

可是，当我观察到玉琮圆形腔体里面的时候，却彻底地颠覆了我刚才的想法，因为断定这件玉琮确实是件宝贝，只需要一个理由就足够了，因为玉琮内壁上面刻有文字。

在一些青铜器上铸有铭文，或者在玉器上刻有文字的古物虽然珍贵，但也不能说是稀世珍宝，第一要看上面刻的字的多少；第二要看上面所描述的内容，如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话，这件东西才算是珍品。

而现在说这件玉琮上的文字之所以珍贵，其原因很简单，考虑到这件东西所处的年代，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文字。距今 4000 年前应该是在夏朝，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应该是甲骨文，最多也就是 3000 多年左右的时间，而这件 4000 多年前的东西上竟然有刻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仔细观察着玉琮，排除了是赝品（当然，凭老师的眼力，这东西是赝品的可能性基本是负数）的可能，从切割玉料的工艺和痕迹上来看也基本上排除了这些字是后人刻上去的可能。因为 4000 年前没有现在我们这么先进的切割工具，当时的人们是用金刚砂撒在玉料的表面，然后再用绳子或者其他工具在上面摩擦进行切割的，同理，在上面刻字的手法自然和现在的工艺

有所区别。

我努力地分辨着这些奇怪的文字，却看了个一头雾水，总结一下就是它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们。对于钟鼎铭文来说，我应该能很容易认出，就算再古老一些的甲骨文，我读起来应该也不成问题，可面对这些奇怪的符号，我却一筹莫展。

从字形上来看，这些字应该是一些象形符号，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些字很像是传说中的“巴蜀图语”。我努力地回忆着一些出土文物上出现过的零星巴蜀图语的符号，和这个玉琮中的还确实有些相似。

我马上意识到，这件玉琮对于古文字学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巴蜀图语是春秋时期在蜀地流行的一种象形符号，最早可能产生于古蜀国杜宇王朝或开明王朝时期。当然，在最早从一些造型相当古朴的青铜器上发现这些图语的时候，很多人曾经怀疑过这可能是夏朝时期的文字，可是后来这种看法逐渐被取代，然而从玉琮上的图语来看，这些文字确实在夏朝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了。

如果我们的推测是真的，在一件器物上竟然能够发现这么多，绝对可以震惊世界。我按捺住自己内心的兴奋，深呼吸两口，仔细地数了一下，整个玉琮内壁总共阴刻着七十九个字。

以前考古界认定巴蜀图语还算不上语言的理由之一就是，发现的字数太少，而且都是一些象形符号，里面没有动词，没有办法表达一个完整的语境。但是从这件玉琮来看，上面刻的字数竟然有七十九个之多，完全能够完整地描述一个事件。

兴奋之余，一个更大的谜团却又浮上我的心头，这些字到底描述了些什么？这件东西虽然稀世，但是我坚信，仅仅是玉琮本身的价值，绝对不值得老师如此处心积虑，他老人家见的宝贝多了，毫不客气地说，已经到了眼中无宝，心中有宝的境界。老师既然对这东西如此看重，肯定有更深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内容？

我心里一动，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这件事情一定事关重大。我立刻摸出手机，给林勋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一听是我，还以为我要去喝酒，我急忙跟他说，今天酒先别喝了，你赶快到老宅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记住，你自己过来。

时间不长，林勋就赶了过来，别看这家伙平时横得很，但是，对于我这位大师兄的话，还是言听计从的。林勋一进门就嚷道：“师兄，咋了，这么急慌着把我叫来？”

我瞪他一眼：“别大吵大嚷的，你这毛糙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我这么着急找你来肯定是有大事。”

林勋见我一脸严肃，知道肯定有事，凑到我跟前：“师兄，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呀。”

我伸手把玉琮递给他：“这是从老师卧房的夹壁墙里找到的，你看看”，林勋接过去，端详了半天，对我说：“这是个玉琮呀，良渚、三星堆还有好些地方都挖到过，这种礼器很多朝代都有，没什么特别呀。”

我接口道：“从样式和玉料看，这个玉琮基本可以确定是良渚文化到三星堆一期这段时间的东西，这种玉料发黄偏绿，应该是四川或者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玉料，也就是说这东西差不多有 4000 多年了。”

林勋一脸不屑：“师兄，你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光大型的遗址主持挖掘好几个，这种类型的玉器也不是没玩过，何必这么吃惊，只是老师他老人家费心巴力地藏这么一个东西，倒让我很是不解。”

我点上支烟，顺手把烟盒递给林勋，狠狠地吸了一口：“你也别不解了，你看看那玉琮里面就明白了。”

林勋捧着玉琮，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内壁，足足的有一刻钟没说出话来，憋了半天，激动地对我说道：“这东西，太他妈珍贵了。”

我看他一眼：“这不是废话吗，不珍贵咱老师能把它藏到墙里，但是我十分怀疑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仅仅是这东西本身，老师断不会如此紧张，也不必对我们两个守口如瓶，我猜老师要隐藏的不是玉琮本身，而是上面写的内容。”

林勋摇了摇头：“我看不然，这些字极其晦涩难懂，老师就算把这些姑且能够称为字的奇怪符号拓下来，贴到大街上，估计也没人认识。退一万步说，就算老师怕有人认识，要对上面的内容保密，那他何不直接将这东西毁了，留下来岂不是更麻烦。”

我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林勋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却不成立，首先像这种东西，以老师的个性是绝对不会毁坏的，但如果不毁坏，上面的文字就有被破译的可能，从老师隐藏这玉琮的行为看，老师似乎也相当犹豫。

如果是这样的话，林勋刚才的疑问就解决了，也就是说，这个文字是能够被破译的，至少老师已经破译了，所以才把它暂时藏到自己的卧榻之旁，估计老师对于这件东西另有打算，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来得及处理，才最终被我们发现。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这密文上到底记录了些什么？师父现在已经不在了，谁还能解读上面所刻的内容，我看着手中这个谜一样的玉琮，心中隐约感觉这背后一定隐藏了一个极大的秘密。

我正看着玉琮出神，林勋站起身来，拍了拍我：“师兄，还有一个办法，去找找周叔吧”。

听林勋这么说，我不禁皱起了眉头，找周叔确实可以，不过这老人家都90多岁了，虽然博古通今，有没有老糊涂暂且搁到一边，单说这人的脾气，我们也受不了。

他和师父的关系比较奇怪，可以说是亦友亦敌的关系，既可以说是好朋友，因为他们两个人在金石学和考古学上的造诣很接近，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彼此也比较推崇，关系也很莫逆。但是，两个人的见解有的时候又经常相左，同时又都对自己的观点相当自信，所以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服谁。

林勋刚才说找他，确实可以，但是此人不知为何，一向对我们两个很不待见，虽然我们逢年过节还都去看他，不过他一直对我们爱搭不理的，这次如果为了这件事情去找他，不知道会怎么样？

不过事已至此，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再没有比这老爷子更适合的人选了。我和林勋商量，先找地方吃点饭，下午买点东西，晚上的时候过去一趟，免得大白天的再有别的客人在家，就不好说话了。

我心里心事重重，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和林勋提着东西来到老爷子家里。一进门，老爷子正在家里看书，看到我们来，头也没抬，说道：“你们两个小崽子今天怎么来了，我警告过你们，不要弄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烦我，我说巩庆东，你小子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呀。”

听他开口就这么说，我心里那个忐忑呀，急忙陪着笑脸回道：“老爷子，您说哪里话，今天真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来找您，而且不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我们老师的。”

“胡扯”，周叔大声道：“乾云盛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还能有什么事情，难不成又活了？”

我赶忙道：“周叔，您别着急呀，您先看看这样东西。”

说完我把玉琮轻轻地放到他的案头，老头眼睛瞥了一下这件东西，继续低头看书，随口说道：“高 17 公分左右，宽 9 公分多一点，圆腔内径不到 8 公分，典型的三星堆早期玉琮的样式，是真品，应该值些钱，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你们从哪里弄来的，这和你老师又有什么关系？”

我和林勋一伸舌头，心说：“这老头也太猛了，就看了一眼，器形、尺寸，样式，来历都说得丝毫不差，真是老成精了，看来这事找他，真的有门。”

周叔刚说完，我急忙拍马屁说：“周叔果真神乎其技，佩服佩服，您说得一点不错，不过……这个，你看的还不仔细，上面有刻字。”

老头听我这么说，一下也来了精神，顺手抄起手电对准玉琮的里面照了进去。

接下来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空气似乎已经凝固，老头的脸色从逐渐兴奋转向亢奋，我真怕他老人家一不留神犯了心脏病或者突然中风，不过看他研究的这么入神，我和林勋也不好意思打断，只能正襟危坐，静待结果。

等待总是让人煎熬，周叔足足地看了接近一个小时，其间还拿出了个小本本，一边记，一边画，我们两个虽然也是干这一行的，但是在这老头跟前还是不敢班门弄斧，眼睁睁地看着他捣鼓了半天。

终于，老爷子伸了个懒腰，抬手摘下花镜，揉了揉眼睛，转身很严肃地问我：“巩庆东，你小子老实回答我，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我看老爷子问我，也不敢隐瞒，拣主要的给他说了说，周叔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说道：“乾云盛呀乾云盛，难怪你当初要这样做。”

我和林勋听他话里有话，急忙追问：“周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上面的奇怪符号你认识吗？”

“认识，这些符号是巴蜀图语，只是这内容……”，周叔欲言又止地说道。